



◎ 苏逸平=著

我的爆笑高中

鸽子笼

Precious days
When we were Young



充满魔幻色彩的地下道，
总让人感觉尽头的另一端
是个神秘的四度空间，
有着属于十六岁青涩年代
的所有答案……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

我的爆笑高中 鸽子笼

Precious days
When we were Young

◎ 苏逸平=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8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的爆笑高中鸽子笼/苏逸平著. —北京: 中国青年出版社,
2003

ISBN 7-5006-4957-6

I. 我... II. 苏...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100513 号

原著书名: 我的爆笑高中鸽子笼

原著出版者: 台湾大庆出版社

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

图字: 01—2002—3999 号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

社址: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: 100708

网址: [www. cyp. com. cn](http://www.cyp.com.cn)

编辑部电话: (010) 64079045 发行部电话: (010) 64010813

天利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*

850×1168 1/32 5 印张 2 插页 70 千字

2003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1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10,000 册 定价: 10.00 元

本图书如有任何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处联系调换

联系电话: (010) 64033570

雄狮书店: (010) 84039659



序——献给追忆青春的家伙们

高中时代的某一个下午，我和几个伙伴曾经走进一个深邃幽暗的地下道。

“好深好暗呢！”伙伴之一这样赞叹地说道。他的声音在积满水的废弃地下道中仿佛还有回音。

的确，那是个充满魔幻色彩的地下道，总让人感觉尽头的另一端是个神秘的四度空间，有着属于16岁青涩年代的所有答案似的。

不过就如你所知道的，那天下午，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真正走进那条联结青春谜题答案的积水地下道。只是转个身，回头；古老岁月中的斑斓阳光洒了大伙一头一脸，而后，当然继续照着既定程序过着我们的平凡高中时代。

多少年以来，每当我想起我的青春高中年代，总免不了想起那条积了水的阴暗地下道，有时也会后悔为什么当时没有走进去，说不定一下子就可以掌握所有的谜题与答案，而不用花费这些年的岁月绕了这么大的一圈。

《我的爆笑高中鸽子笼》就是在这种寻求联结点的心情下，衍生而出的浪漫产物。你也可以说，它扮演的角色，



根本就是16岁那年我没能走进的那条四度空间下水道。从这个空间走进去，我很期待想看看当时的自己，也想看看那些高中时代后便很少见面的旧友伙伴们。也许大家长得并不帅气；我是说也许有的人顶着小平头，满脸的青春痘。可是，那股子年轻散发出来的光彩，我想大概也没有什么名牌服饰、傲人行头比得过吧？

也许，拜访过我的青春时光隧道后，你也能够找到自己的那一座。“它”也许坐落在沉静的泳池底，也许摆在老家的阁楼里，可能在秋天的烤玉米香味里，当然更可能藏在尘积床下的纪念册里……

走进静静的隧道阶梯，踩过积水，站在那儿的，理所当然就是为了青春而忧郁苦闷的年少自己。

而如果能够大家抱在一起痛哭一场，好像也顶惬意。

这本书的问世，我想谢谢很多人；都是高中时代的家伙们。

谢谢小胖。

身为我的第一个文学创作观众，《我的爆笑高中鸽子笼》这本书，从十来岁的毛孩子年纪开始，他老兄就一直在鼓励我写。

谢谢罗西。

听到这本书即将问世时，那股子真诚的喜悦便是最威





猛的强心剂。

也谢谢彭呆。

虽然打从高中毕业就再不曾见过他，但是鸽子笼的岁月里没了彭呆，就好比琼瑶小说中没了美女一样令人匪夷所思。

当然，更要谢谢其他那些“族繁不及备载”的弟兄伙伴们。

这本书，是献给你们，和所有曾经痛恨年少、却愿意追忆青春的家伙们的。

就这样。

目 录



- 002 (序)献给追忆青春的家伙们
- 001 关于鸽子笼
- 018 我的高中热血篮球
- 031 史上最逊作弊传说
- 047 从前从前有个怪兽叫发禁
- 055 我们那年代春风化雨录
- 067 关于阿美和一段爱恋的回忆
- 087 我们利欲熏心贪财事件
- 097 我的大度山上隔世之恋
- 111 我的笔友是阿呆
- 119 我的伤痕文学启蒙事件
- 138 毕业啦！联考喽！
- 149 尾声



关于鸽子笼



我们生活在千千万万的鸽子笼里，你接受它们的束缚，有些你愿意，有些你不愿意。对于那些你不喜欢的鸽子笼，你当然要努力将它挣脱，但是，一旦你成功了，站在你面前的，又是另一座更大的鸽子笼……



后来，在不同的岁月时空中，常常有人问我有关于鸽子笼的二三事。

“好吧！就算这个地方真的像你说得那么棒，”来人总会这样问道，“说说看那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吧！”

好啊！当然没有问题。

咱们高中时代的青春鸽子笼是栋不起眼的三层楼建筑，位于台中市省立台中二中旁边，离学校只有两条街。在学校附近的几条街上，像鸽子笼这样隔出小房间来租给学生的小公寓比比皆是：每到黄昏的时刻，狭窄的街道上就像是打翻了马蜂窝似的塞满了人。顺着街道走过去，可以看见方圆百里内的每一家小吃店、自助餐店都挤满了人，大伙儿都是一致的咀嚼吞咽傻相，端的是热闹非凡。

在这些大吃大嚼的场景后方，大约再高上几层楼的角度，那景象就比较诗情画意一些了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每当黄昏的时候，橙红色的夕阳色调非常之棒，是那种将人的内心易感部位染上一片粉彩的美丽色调。

邻近的养鸽人家都会趁着这个夕阳时段遛鸽子。在色彩变换频繁的霞光映照下，鸽子老兄们在橙红色的天空里自在飞翔。养鸽人吹着悠长的笛声，在建筑物的最顶楼缓缓挥动长竹竿；挥舞过处，鸽子老兄们动作一致地在天空变换飞行的动作和角度。有时候你吃饱了、喝足了，走在回宿舍的



路上，一不小心看见这幅色调丰富的魔幻景象，也总会让你发呆发愣上好一会儿。如果是更诗情画意的家伙，也许眼眶还会跑上来一层雾也说不定。

关于鸽子笼的印象，家伙们的看法也颇有不同的见地。家伙也者，指是就是咱们同住鸽子笼里的伙伴们；一群来自不同远方县市的傻BOY，却也是你这辈子所能见到最善良可爱的大好人。

来自大甲，长相凶狠，一记回旋踢可以踢过头顶，说起话来却斯文娇媚有礼的家伙叫做孔妹。

本籍云林，一脸帅样，电咖啡壶一插电却会让整座鸽子笼灯光为之一暗的家伙叫疯标。

来自台东，一双铁拳裂金断石，脾气却好得要了你的命的家伙叫猴子。

及其他。

对了，咱们少年故事中还有几个家伙并没有住在鸽子笼里，像罗西、像陈鸟育，还有几个常常与我们混在一起的家伙，他们都是台中市的本地家伙。纵使其中有些人还慎重考虑过要搬来鸽子笼寄宿，但是在住家附近另租一个住处，是十来岁小伙子永远难以达成的虚幻梦想；通常只要在他们爸妈面前起个头，申请书就会被大吼一声原件退回什么的。





喔！对了，最后，你当然知道，只要是谈到我们的高中鸽子笼，就一定得提一提我们还有这位天上罕见、地下无双的爆笑天王，来自彰化，最搞笑的老彭呆。

那么，家伙们对于鸽子笼到底有着什么样的看法呢？

“阴阴暗暗，冬暖夏凉，有时候还有一股淡淡的鸟粪味。”有洁癖的孔妹曾经这样说道，“不过，等到周末时，你们这些家伙都回家去了的时候最棒。整座鸽子笼就像个古墓似的，好像全世界的人都消失在四度空间；一觉醒来，那种你在什么地方、你是什么人都搞不太清楚的感觉最棒。”

“一般来说都还好啦！”疯标会啜着咖啡这样说道，“就是房间小了点，而且这种双层床真的是要了我的老命。”

说真的，疯标的感叹倒真的是肺腑之言。他老兄有种类类似神经官能症的古怪习惯，早上起床的那一刹那，有时候他会迷迷糊糊来个精神十足的鲤鱼打挺儿，然后就结结实实撞在上铺的床板上，声音之大，连住在楼上的家伙们都可以听得见。

“这个地方很好啊！”我不是告诉过你吗？猴子是个再随和不过的好家伙。“附近买什么东西都很方便，离学校也近，而你们这群家伙也挺好相处的。”

至于老彭呆，因为向来他老兄都是一副少了十六根筋



的死样子，以至于有这种感性问卷调查的时候，我们总会下意识地把他跳过。然而，有关于鸽子笼这个地方，最感性动人的对白，却是从他的口中转述出来的。

高二下学期有个冬天的夜晚，彭呆跑我这儿来和我瞎掰，聊得晚了些，我就让他在我的下铺歇上一晚。

到了半夜，我却被一阵“叽叽咯咯”的怪声吵醒，那是彭呆点打火机的声音。他手上有着天底下最蹩脚的打火机，每次都会半天打不上火。不过后来他终于点着了。你当然知道接下来他就会点着一根香烟，因为没多久，房间就开始弥漫着一股燃烧的怪味道。

本来我打算再睡上一下子，但是很奇怪地，我就是没有办法再度入睡。我仰躺在上铺，眼角的余光可以看见窗外透进来一点月光，在彭呆吐出的烟雾中不定地折射，发出一种大理石纹路般的青色黯淡光芒。

过了一会儿，我忍不住在上铺吐了一口长气。

“干什么？你醒着吗？”彭呆警觉地说道，并且低声“哎呀”了这么一下。

“你小子又怎么了？”我没好气地说道，“还有更精彩的把戏吗？”

“烟烫着我的手指，”他的声音很好笑，低低地有些压抑，却有着一分钟前才捡到一块钱的贼笑格调。“难怪，



刚才一开始的味道不对，吸了好几口之后才对了。真现，我抽的居然是滤嘴那一边。”

“这是你这个死变态干过最精彩的一件事了，对不对？”

他用脚撑了撑我的床板，以至于我们的狗屎木板床抗议地发出一阵可怕的惨叫声。“我还有更精彩的哩！”他悄声地又顶了我一脚，以至于我整个身子暂时悬空了几秒钟。这真是非常的可笑，老彭呆就是这样一个恶心的家伙。

“你一定得这样才睡得着吗？”我发怒地说道，并且伸出手来把枕头斜斜地砸进老彭呆的床里。“蠢蛋烟鬼！”

说也奇怪，他居然就这样闷声不响了，好一会子不说话。

我有点诧异，于是我爬起身来，打算探头下去看看。虽然屋里头不是很亮，但是我还算看得清楚他枕着双手躺在那儿的死样子。

“姓彭的，我现在可是比鬼还清醒了哪！”我像是只蝙蝠般地倒吊着和他说话，“所以你也别想好好睡觉。”

可是，彭呆还是那副死样子，直挺挺躺着不动。这以后我又向他说了几句话，可是依然毫无反应。我的脑袋瓜子已经有点充血的感觉了，正当我打算抽身回去的时候，老彭呆突然间“汪！”了这么一下。乖乖，我真的差点就此一跟头跌下床去。



更可恶的是，老彭呆居然乐得什么似的。

“我喜欢你摔断鼻梁的模样！”他怪声怪气地学那个老玉女明星拍广告片的腔调。我忍不住“噗”一声笑出来，一下子也没了脾气，于是只好又翻上床去躺着。

过了好一会儿，彭呆叫了我一声，我含含糊糊地应了他。

“喂！”他静静地说道，“我刚刚想起了一个人。”

总而言之，就是这样。在这个无聊的冬天夜里，每个人都躲在温暖的被窝里睡得舒服爽利，只有我，睡意全消地在这儿听老彭呆的傻话，现在还要正式迈向“我突然间想起来一个人”的无聊废话。

彭呆想起来的，是一个曾经住在鸽子笼的高三家伙，大伙都叫他诗人。我来到鸽子笼的前一年，彭呆曾经和他做过几个星期的室友。

“不过，我认识他没多久他就死了，是自杀死的。”彭呆说道。

反正漫漫长夜也没什么事，于是我就维持着仰躺在上铺的姿势，听彭呆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这个叫做“诗人”的家伙发生过的事。

原来，这位诗人先生是个平素非常沉默的家伙，没有必要的话，他甚至可以一整天不开口。但是如果你拨空和



他聊上这么几句，你就会发现他的谈吐非常的高雅。而且，据彭呆说，这位先生生在咱们这个污浊纷乱的时代，无疑是件十分不幸的事情；如果将他设想成某位闲坐竹林饮酒作诗的先生，某位在原野上弹奏七弦琴、身边围绕着小动物的盲眼先生，或者是某位卖掉好马、卖掉名牌皮草去换酒的先生，看起来才会比较顺理成章。

彭呆和这位诗人先生也不算有什么交情，但是却聊过那么一两次层次颇高的对话，在这一两次的对话中，有一回他们就聊到了鸽子笼。

“诗人说，咱们这栋房子叫做鸽子笼，其实并不是因为顶楼有鸽子才这样叫的。”彭呆说道，“要不然，把它叫做‘鸽子楼’不是更贴切一点吗？”

“什么乱七八糟的？”我没好气地说道。

“他的意思是说，‘鸽子笼’这三个字象征的，就是我们这个荒谬拘束的人生。”彭呆感性地说道，“比方说，我们现在住在这个房子里，就是一个鸽子笼；它拘束着你，让你留恋这里的人与事，不想搬到别的地方去，对不对？”

“对。”老天，听着爆笑老彭呆这样感性的语调真是令你一阵眩晕，害我连糗他都没了力气。

“诗人还说，我们生活在千千万万的鸽子笼里，你接受它们的束缚，有些你愿意，有些你不愿意。对于那些你不



喜欢的鸽子笼，你当然要努力将它挣脱，但是，一旦你成功了，站在你面前的，又是另一座更大的鸽子笼。”彭呆的声音逐渐变低，“可是，如果叫你不要挣脱，安于现状呢？你又会觉得不甘心，又会想：‘如果当初我有这个勇气，哼哼……’这时候，你其实已经又进了另一座鸽子笼……”

“那也就是说，”这会儿我有点懂了，点点头，继而想起我在上铺点头他老兄又看不到，“就像是俗话说的宿命纠缠什么的，是吗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然后呢？”

“然后？”彭呆的声调有点困惑，“然后就没啦！因为后来我要去吃饭，就没再听下去啦！那天的自助餐店有红豆汤做甜点，晚去的话就没有了，我可不想后悔一辈子哦！”

真他妈的大了不起。我的意思是说，这就是老彭呆最气死人的不变格调，这么有哲理水准的人生领悟，他老兄就是有办法在零点一秒内给你转换成自助餐店的红豆汤点。紧接着他的睡意更是迅速袭来，没说上几句话就像狗一样沉沉睡去，只留下一个双眼圆睁、不知道如何调适心情的我。

当天夜里我一直没能睡着，脑子里不停地翻搅那个自